

通志壹經解

1411  
273





12  
阿  
卷



卷第三

朱子集注

後學 胡炳文 通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  
迫反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魯人一  
至齊人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纜



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

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

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

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

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

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寬皆安之而無惡也。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也在縲紲而非其罪以其一事而言之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

為不孝之子公治長非夫子真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過聖賢者眾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縲音洽又名适字子容諡敬

叔孟懿子之兄也曾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

行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

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

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

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

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

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

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為況聖人乎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

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通曰公治長不免於



之禍  
福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其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下

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天

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不

德乎因言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不

其父足所厚之至也語錄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

人亦如言賢者之類聖人以子賤為君最真

○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曰

也女音汝賜音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璊周曰簠簋皆宗廟

盛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

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

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語錄子

之貴者可為貴用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胡氏曰器者

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

饒氏曰在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材可使從

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通曰讀集註者

每至此章以子貢未至於不器便是未至於子賤殊不知子賤之君子亦未便

是君子不器之君子待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

用之成材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語錄佞不是諂佞是

簡口快底人却未問

通志堂



是不是一時言 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  
語便抵當得去 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 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

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

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

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馮氏曰 左氏傳 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者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

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

謂之人也。蔡氏曰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此十字之中吁妙矣哉。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己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後章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為據而或問中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明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乃可以當其名集註所謂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不全。通曰全體而不息五字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看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如顏子亞聖猶不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魯人斯指此理而言語錄斯之一字甚大漆雕

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所見已高矣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

自言未能知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程

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悅之語錄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冒見得大意如何

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

民者亦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

意爾曾點亦然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

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

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

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

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

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通曰他章曰子樂此章曰子悅

悅深於樂矣已見大意程子亦為曾點言之此章或問語錄中發得已字極有意味蓋泰雅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其細使二子之

學合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如此看兩已字皆有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房裁反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

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

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



能裁度

音

事理以適於義也

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

得已者故程子下一嘆字又下一傷字且斷以為假設之辭則聖人哀矜惻怛之仁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其平日之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熊氏曰後章子欲居九夷亦此意○通曰此假設之辭也而聖人之時中存焉果哉未之難如荷蕢則非中矣子路以為實非中矣夫子之於子路揚而抑之教之以中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無不能必其有

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

悉索

所自反

敝賦是也

見襄公八年三十一年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

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不知其仁也

朝音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語錄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

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張氏曰仁難言也而孟武伯遽問子路之仁若以為未仁則子路蓋進於此者若以為仁則其全非聖人不居故但告以不知也武伯可以深思而自省矣○熊氏曰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



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通曰仲弓重厚簡默在德行之科夫子尚以為不知其仁則於由求以為不知其仁宜矣朱子於仲弓章或問獨提出全體而不息五字蓋謂仲弓地步未及乎此也集註以此為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則其去仲弓又何如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二以知三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

著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

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語錄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必照推測而知者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遍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滯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啻又同

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

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

之才也子貢平白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曰

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

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

二而已也熊氏曰顏子以下敬悟莫如子貢聖人多以回賜稱

○通曰人之弗如人者多矣非自知者不能真知夫己之弗如非自屈者不能真言夫己之弗如此賜也之弗如夫子之所以深許之也

○宰子書曰榘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  
汚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馮氏曰或云寢內寢也讀如淵騫  
在寢之寢齊氏曰晝不居於內朽腐也

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詔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警言之也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  
為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  
失其義問五帝德則夫子以為非其人至此則又深責之  
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

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

學惟日孜孜既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

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

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真氏曰  
志謂心

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有卒有  
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血氣所使孟子  
曰志者氣之帥也學者欲去  
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

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

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

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通曰子  
貢宰予

皆在言語之科上章深許子貢能自知此章深責宰予不能自立言語足多尚  
哉蓋志氣當分將與卒志命於氣則無特矣言行當分主與賓言浮於行則無  
主矣此固夫  
子所深責也







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語錄此是程子晚年看得如此分曉說出來如此明白此兩句

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通曰本文無字自是子貢說勿字自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自是仁之事朱子謂程子晚年方看得如此分曉蓋以今之學者多造次看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陳氏曰文章固是性與天道之發然聖人教不

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

論而歎美之言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文章至

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通曰文章是夫子上發見者固眾人之所共聞性與天道是眾人心中所稟受者而子貢反以為未得聞何也此不必為長遠之論但只是教不躐等四字聖人教人之序自有先後此不過子貢先受夫子文章之教故以為可聞後得受夫子性與天道之教故始歎美乎日之所未聞爾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

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語錄子路急於為善惟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

珍羞異饌羅列在前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盡也徒然令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在箒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范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有死於孔悝之難。通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也推敬之



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也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渠凡反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

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見史記及昭公二十八年。語錄古人謚法甚

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尤者一事以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為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馮氏曰謚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通曰論語言文之謚者二孔文子以勤學好問為文公叔文子以錫民爵位為文文固不同也如唐昌黎宋楊大年王安石子朱子皆謚曰文而其所謂文者尤不同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音春四。馮氏曰文公子發字子國公孫僑以王父為氏故亦謂國僑亦謂之子美恭謙

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見左傳襄公三十年。語錄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



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輔氏曰田有封洫謂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謂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吳氏曰數上聲其

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

者三一是也見左傳文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二言蓋一人一

事蓋一時皆非也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

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通曰孔門言恭不言敬言敬不言恭惟答樊遲問仁以恭敬並言恭主容敬主事恭字氣象宏闊敬字工夫細密子產之恭敬未足以語此故集註不以尋常訓釋釋之恭謙遜也敬謹恪也至若使民義則獨指都鄙有章之類而言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竊意集註亦重在此一義字據子產之事實豈不可曰行已恭如禮於死者與夫讓不失禮事上敬如所謂忠厚而無二心養民惠如所謂濟人乘輿今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輿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惠不其深乎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之所以與之皆在使民義上此集註所以獨歸重於此也大抵惠字與義字相反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為善葉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通曰敬易勉於暫而不能持於久此夫子所以善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陳

之曰黃多良馬天下命良馬者因謂之驥瀘水黑天下命黑者因謂之盧蔡出龜天下命龜者因謂之蔡節柱頭斗棋也藻

水草名枕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

畫藻於枕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



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

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

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祀爰居事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語錄此章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通曰舊說山節藻梲天子宗廟之飾藏龜之室而如此僭天子也集註不從之蓋以經文但言不知而不言其不仁也夫子嘗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為知故集註以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者為不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

音烏菟徒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

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

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物我

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

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

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

直呂反

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

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

馮氏曰大夫之富以馬

違去也文子潔



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

語錄  
地位亦甚高後人因夫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不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量二子所為如此高絕因如何而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

子不易及而仁之體段不可容易看也。夷齊之忠清是有本底子。文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子文子之忠清是就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伯夷比于雖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已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陳氏曰仁者心德之全其道甚大非可指一事而言若三仁夷齊之仁是於大變中做出見其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子文子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饒氏曰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皆是德言子文子未可知焉得仁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者乃可以當之。○通曰以事言則子文子之事未必皆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夷齊三仁之事皆能當理而無私心者也然集註釋之又自有異於子文之忠則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於夷齊之私則曰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於三仁之仁則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其釋仁字皆本當理而無私心之說然於諸子所以形容其心術之微者又自不同集註用意之精如此

今以

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

之事文子之任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



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通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

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冉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君使

去聲

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見左傳文公七年

斯語辭程

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

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或問天下之事

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至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陳氏曰大凡應事一思底已是再思則親切三思則計較起私意反生若夫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語錄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又不止三也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愚按季文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愚按季文

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

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

見左傳文公十一年

豈非

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

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王氏曰未思之前當務窮理既思之後當貴果斷○鄭氏曰聖

人無思感而遂通賢人謹思而力行之如其中無所見且無所守雖多思也奚益曰冉斯可矣有不盡之深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

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其知之可及

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罷脫去禍患卒得兩全非他能沉晦何以致此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

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通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

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沉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

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

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

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

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語錄問不說猶者曰

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猶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猶即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可照管他至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雖是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自有可觀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得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得一箇勇冉



求之藝真箇成得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通曰大中至正所以為聖道之準過中失正便易為異端之歸此夫子所以思魯之狂士而裁之也然曾皙可謂狂矣斯道之傳不在曾而在其子參何哉哲不過狂者而參所謂中行之士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

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語錄此與顏子

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爾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熊氏曰語言夷齊凡四見後篇求仁得仁章餓死首陽草逸

民章皆清介之意獨此言不念舊惡乃聖人明微處。通曰伯夷平惡惡極重然惡其惡而不惡其舊日之惡此夫子所以發之也大抵聖賢於人惟冀其方來之善不計其已往之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好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

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

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

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

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輔氏曰大凡平心順

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人心非天理即人欲非自然則計較有一毫計較便非自然便是私欲纔出此便入彼無間可容息也故



氣醜之事雖若微末然迹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為委曲計較故程子以為所  
 枉雖小害直為大○王氏曰范氏之言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朱子謂此  
 句尤痛切日用間不可不警也○馮氏曰人謂申根剛夫子以欲知其非剛人  
 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  
 知人之道蓋如此○熊氏曰此與後章皆論人心術之微文公謂記言者以類  
 相從充微生高不直之心其流必至有此可恥之事○通曰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纔有曲意徇物便非天地正大之情  
 故事體甚小而有害於心術則不小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

語錄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  
 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程

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  
 也啖棗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先友鄧

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爾○洪  
 氏曰左丘明其古之賢人歟七十子有左人郢而無左丘明則明非弟子也傳  
 春秋者左氏非左丘氏也註以為為  
 魯太史杜元凱之序春秋皆誤矣謝氏曰三者之可恥有甚於

穿窬

俞音也左丘明恥之其新  
 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

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

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

而志以直也

黃氏曰巧言令色足恭諸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內藏  
 其怨外為之友姦人也其為險譎尤所可恥聖人視人以

為可恥學者所當深戒不但可恥而已○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  
 而止若過論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  
 甚於穿窬也○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但微生高是無心失  
 理之過左丘明所恥是有心恃理之惡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  
 是要人表裏如一書曰何憂乎巧言令色孔王匿怨友其人即所謂孔  
 壬首也在虞廷則於政事憂有此等人在孔門則於心術恥如此等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黃氏曰前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

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

語錄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于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于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

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

是行之事浴沂之知崇其敝之行實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上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音機鞅音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鞅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鞅之生由於馬聖人



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

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

賢氣象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則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則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者以其曾次

洒落非勢利所得而拘使無所滯礙即曾點之所至矣聖人固不可企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思子路之勇決而祛其吝嗇之心則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未可以其蘆厲而忽之也○馮氏曰觀此則知忠恕一貫之說矣顏季雖有小大之差然皆推己以及人者也○通曰子路是肯推己以及物顏子是不肯有己而無物夫子則如天地之無物不造而實聽夫物之自造者也其氣象之不同如此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咎也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

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蓋學者深

矣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自責於心之為深切也○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聖門諸子或不貳過或告之以有過則

喜其餘曰化於夫子未應舉無自訟其過者也或者其有所為而發歟○通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

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

可不勉哉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

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其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黃氏曰所以好學者正以其生知而自然好之也學者所以一



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知義理之切於吾身也苟知之蓋有不吝不好者矣○馮氏曰生質之美人所不可及也夫子則推以同乎人好學人之所可為也夫子則以為人不如我所以切責學者也○齊氏曰忠信者行道之實非見道之資也學者不能深知則不能篤行洙泗好學惟孔雖願以其知之審爾至如曾子則博審思辨而得之者也

###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

### 篇同

胡氏曰此篇前有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論禮樂之事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表表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鄉背南面嚮明也天子諸侯之通稱也洪慶善曰語類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

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扈者

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人來問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

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詳見說苑修文篇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

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語錄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認可也簡便道了居敬行簡是有本

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黃氏曰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行簡集註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以敬則心中無物或問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則可以行簡尤切實而有味也王氏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葉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

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通曰居敬是正心誠意修身事行簡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惟是平日心身所主者敬由是而

行之家國天下皆自心身上推出來行之以簡可也若夫心身上之夫既自踈略行之又復踈略則治已治人無非鹵莽滅裂之為者可以乎哉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語錄簡已是好資質較之煩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然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故夫子答之曰雍之言然或問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默契聖人程子曰子桑

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

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

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

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云夫故曰大簡

程子謂敬則自然簡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番

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擾得只從簡徑處行如

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馮氏曰師友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

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語錄不遷怒不

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做工夫處此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其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熊氏曰不貳過是誠意不遷怒是正心

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

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馮氏曰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

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無存者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間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人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通曰右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

又曰吾

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

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

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通曰右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

不遷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

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

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通曰右專說不貳過須看程子微有差夫四字蓋顏子之失如一片白璧渾全

但微有纖毫之玷纔磨去即不復見依舊是元來一片白璧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



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

何學歟王氏曰此是胡安定試程子曰學以至於聖人之道

也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顏子所學是學以至乎聖人學之道奈何

曰天地儲音除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語錄五性便是形

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陳氏曰喜怒哀懼三字有淺深喜方見於

彼必欲擊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

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

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句便是約底

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

鑿通曰程子論顏子所好之學必自性善上說來秦漢以後諸儒未有及此

者子朱子論學而時習之以為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正本於此程子此段議

論又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

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

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

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

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

中學者克己之事又按本文又有盡其心則知其性之語今朱子節之也讀者

詳焉則知朱子用意之精切矣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

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

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

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

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



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通曰此論始則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未則結之曰其未至於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然則顏子之學學為聖人也其學未嘗不得其適而其未至於聖人者不得其年爾天假之以年則過自然無而怒自然不遷又豈不遷怒不貳過之可言哉此夫子所以深惜之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

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未

必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釜六斗

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

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



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  
 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與也求未達而自與之  
 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  
 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  
 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  
 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語錄這是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  
 恁地盡這便是一以貫之處○馮氏曰  
 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  
 子華在私以義使原思在公官有常祿聖人以子華之富故不繼之以思之  
 貧故多與之子華不繼富原思周急也記者因聖人引周急不繼富之語而係  
 原思之為宰以明之○通曰常人之用財有合義有不合義聖人之用財即是  
 聖人之義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犁利之反騂息  
 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

也永嘉陳氏曰以其角中程度也祭天地之牛角齶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  
 牛角尺○馮氏曰犁服耕也古者養牲養而不可以犁凡牛之服耕者不用也  
 郊用騂若乃其母雖犁其子乃色騂而始角不以犁而可中犧牲

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通曰耕犁之說雖不與集註合然其說亦未為無理姑存之用用以

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曰山川諸侯所祭不言天地宗  
 廟恐亦是可使南面之意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

譬之言之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

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



則可謂孝矣

陳周之曰卿大夫之子不修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非不賤也能修禮義則可進為大夫智愚貴賤其可以類

言哉。馮氏曰仲弓之父史傳不著其惡但見夫子稱犁牛之子以意進之。通曰聖賢論子之不肖者則歸之天至於子之勝其父者則每喜談而樂道之如於舜禹仲弓之類皆是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

語錄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

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二月天道小變之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

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馮氏曰或云過此將有時而違乎曰三月之久而不違則信不違矣

但守之也非化之也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

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

語錄循循勉勉使自住不得便自由自身已只是這箇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陳氏曰主則常在內時乎暫

出而復入賓則常在外時乎一入而遽出又曰提出此語正欲學者捫心猛省若是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將來必大可哀。黃氏曰內外賓主之語語錄有數條大略以屋為喻而在內者為主在外者為賓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為屋而心之出入為賓主其一以軀殼為屋而仁之存亡為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後說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前說因孔子所言而為文後說則言心在便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言尤切當兩存而並觀之。通曰內外賓主四字觀本文違字至字極分明違去也自內而去之外也至來也自外而來之內也不違仁如主人常在比屋之內而不暫去乎屋之外日月至焉者本亦自是主人但出外甚久自外時或來此故謂之客爾集註有其德造其域六字已自帶主客之意有其德者如此屋吾所本有不違乎此屋則能有屋中之所有造其域者不過一入此屋之戶限又復出去是為無家之人矣循循勉勉即是朱子所謂循循汲汲無欲



速無敢怠也是學者用力於仁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

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

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果有決斷達通專理藝多才能饒氏曰求也藝

泰山不能救伐頡頏也

上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唯子程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

子曰季康子曰有所長非惟三

才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吳氏曰善用入者如醫者之用藥雖烏蒙甘遂馬勃牛溲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葉少蘊曰季路冉有皆嘗為季氏宰而子貢又嘗相康子以會吳是必將進之與共圖國政故季子然以大臣問季冉二子其意可知也○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通曰三家自是以公族為大夫今以孔門之徒而可為大夫一則見聖門之學皆有用之才一以見聖人之於人能隨人之所長而用其才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馮氏曰南蒯公山弗擾屢以費畔

閔子騫曰

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

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今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洪氏曰季氏方專魯不從有禍故從容語其使者而中有自全之計所謂直而不

不踞曲而不屈者也○王氏曰善為我辭從容而不迫必在汶上○堅守不可奪○通曰集註不欲臣季氏五字閔子之心事白矣

程子曰



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  
 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  
 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  
 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  
 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  
 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  
 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  
 子其賢乎或問謝氏之說粗厲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亦以其足以立  
 懦夫之志而已○輔氏曰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  
 冉求○曾氏曰孔子如萬斛之舟蔽天之帆故航海而無風濤之憂由求則撤  
 舟也維楫未具而亦欲試焉其不覆溺也幾希然則閔子之逃之也蓋以柳下

惠之不可學柳  
 下惠之可者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有疾先儒以為癩音也

或問伯牛之癩以淮南子  
 而言耳其信否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

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胡氏曰此說見鄉黨  
 疏文按寢廟制無北

牖然北方有少牖謂之扉因天光漏入而得屋漏  
 之名恐北牖指此也室西南隅曰與與南有牖時伯牛家以此禮

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

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三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

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



致之亦可見矣

或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葉少蘊曰子罕

言命而於顏淵伯牛之死再致意焉○范純夫曰孟子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顏冉皆盡其道而死故曰命○通曰不能謹疾以至於死者不可

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

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

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

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

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

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語錄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這便

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便是樂底意來却無不做工夫自有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鄭舜舉曰程正叔問學者于淵所樂者何也曰樂道也曰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子淵矣道在吾身曰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一矣非所謂

樂之者也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

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

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

矣

真氏曰博文者言以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

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子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



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通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蓋學至夫子吾弗能已自知夫子之樂學至顏子欲罷不能自知顏子之樂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輔氏曰欲進而不能者心欲進

而力有所不及也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鄭氏曰畫猶畫為界限非無餘地不能闢而充之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

豢胡慣反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

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饒氏曰冉求未

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通曰力從心上出未有心想進而力不能進者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聲下同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

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

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豈忘其遠者

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語錄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

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

○饒氏曰此是就儒身上說若殖貨利則全是小人不得謂之儒矣

○通曰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也既謂之學者矣而猶有小人之稱何哉其用心誠不可不

謹於毫釐絲忽之間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

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或問公事以士民酒讀法而群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閒利病休戚之所同而當以生于有司者亦公事也○胡氏曰飲謂鄉飲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

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

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言其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言其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也○楊

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三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

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為簡非孔氏

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語錄問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

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馮氏曰武城之邑尚武勇然而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未可以無人簡之今一問而果得滅明則知雖衰世陋邑未嘗無賢特上之人無有知之者則與草木俱腐者多矣○通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

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子嬰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

者是也或問孟之反曰莊周所謂孟子反蓋伐誇功也饒氏曰伐如伐

誇其能者乃所以自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

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捨其功也事在

哀公十一年馮氏曰策捶也蓋抽矢以策其馬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

馮氏曰策捶也蓋抽矢以策其馬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

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

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語錄

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其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饒氏曰世

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齊氏曰世

衰尚巧言雖有令色如朝亦必佞而後免於世蓋深歎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之辭馮氏曰莫不肯也○饒○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

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真氏曰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

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子非

以為道矣此歎世人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



道也。輔氏曰：前章是傷而歎之之辭。此章是怪而歎之之辭，以類記之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大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

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通曰：須看集註分學與成德而言。損之事，也不待損益而文質自然得其中成德之事也。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自餘補不足而求適乎文質之中學者，自然得其中成德之事也。

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上一生字是始生之生，下一生字是生存之生。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蘇氏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木之曲也，或入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亡，未嘗不直也。而況於人乎？○陳氏曰：只是秉彝中許多道理，本甚坦直，何嘗有一毫迂折？○楊中立曰：古人於幼子嘗視無誑，所以養其直者有素矣。○通曰：須看人之生也，四字直也者，人之所以生之理也，不直則去其所以為人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

好去聲，樂音洛。

命吾通卷三

三十四

通志堂



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

者歟輔氏曰好之而未樂未能與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〇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功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南

軒所謂知而不好四句正是發明此意〇陳氏曰樂者極至之意是知好工夫到後自見此境爾若用一物以樂之即非所以為樂矣〇通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自強不息者好之深至誠無息者樂之至

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〇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

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真氏曰張氏說至精密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〇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〇通曰此非為人而言為教人者言因其才循其序使之有切問近思之益不使有不切於身之弊此善教人者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陳心甫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語錄此鬼神指祀典合崇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藝近纔泥着便不是○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

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

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

謂之知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

仁也

語錄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邪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

已無私乎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

所難為

文集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也說所及故存之於後○通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

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義人之所同有鬼神在有無之間務其所固有而不惑於有無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所為而為一有所為而為即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動靜以體言

語錄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此章亦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

○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通曰集註不特以達字與周流無滯形容知之動以安字與重厚不遷形容仁之靜只事理義理四字便可見理一而已一事

通志堂



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水之體動而其能墜物也則靜山之體靜而其能生物也則動觀山水之動靜可見仁知之動靜矣○非夫子體仁知之深不能如此形容夫子太極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非仁知二字所能形容

○子曰齊二變至於魯魯二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或問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仁借義故其俗喜夸詐魯之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守城不下其崇信義可知○通曰先儒云王伯之辯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辯王伯者嚴矣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爾魯則猶有先王之餘風一變後可至於王道集註謂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餘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

王賤伯之意○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為齊

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道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二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語錄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通曰天之變化萬物固自有序使夫子得變二國之俗必有緩急之序猶天之變化萬物不無先後之序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  
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  
馮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



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 皆器之有

稜者也 語錄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恧地方時緣

是頓 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

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

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

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

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通曰集註不得為觚四字可玩觚而失其所以為觚

之制則不得為觚矣人而失其所以為人之則得為人乎所以下文引程子范氏之說以實之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仁人之心也

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

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

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善身存井上乃可以救

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

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矜其身然不應如

此之愚也劉氏字致中名勉之建安人。語錄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通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

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帶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



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語錄博文所以

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内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通朱中矣  
○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黃氏曰如仁字凡洙泗所言皆不可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能存此心即所謂禮也。陳氏曰博為約之裔約為博之守。通曰文無不考是於事事物物而求其理動。○程子曰博學必以禮是束吾身心而歸之理徒博非也。徑約亦非也。

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

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語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便無歸宿處

○王氏曰集註是兩平說程子重在禮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

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琤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麟麟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況於孔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蓋古者仕於其國

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

辱故不悅矢誓也

或問矢之為誓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所誓辭

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見左傳襄二十五年

不謂不合於禮

不由其道也

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

厭棄絕也聖人之道大德

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

之不善我何與

去聲

焉真氏曰道大德弘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陽貨皆見之於公山不狃佛



肝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而未必能有所濟而或有以自汙顏閔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豆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馮氏曰甚矣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固不得而絕之也通曰佛肝弗擾之召南子之見子路皆不能無疑然夫子於佛肝弗擾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有生物之仁又有知人之知也於南子請見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者有可謝之義又有可見之禮也蓋於佛肝弗擾欲往而卒不往可也往則非時中矣在南子必欲見夫子則雖見之可也必不肯見之亦非時中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朝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字至子思而始著於書而程子因以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只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上句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彼章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彼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者此章是夫子本語彼章是子思彙括通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語錄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

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是這理聖便是



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之仁有賢人之仁有眾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

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

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

也語錄言博施濟眾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

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

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猶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錄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

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必博施而後為仁孔顏不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

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

其天理之公矣語錄以己及人仁之體也推己及人仁之方也○欲立

以手足痿於危痺甲利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

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

得位不成做不得仁山林之士更做仁不得欲立欲達即繁鉅之義○蔡氏曰夫仁者只就己上發出

譬言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程子曰醫書



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

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焉可謂仁

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黃氏曰或以為

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夫間之方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一夫博施

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

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

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

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

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

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

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

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

博施濟眾亦由此進語錄子貢凡三問仁聖人凡三告之以推己度

通曰子貢以仁之事言夫子以仁者之心言以事言則非堯舜不能盡其事而雖堯舜亦有不能盡其所難盡之事者以心言在堯舜者為以己及物之心而未至於堯舜者亦可以推己及物為心也

論語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

夫見大也戴禮虞德篇蓋信古而傳述者也饒氏曰我老彭者老彭殷大夫而夫



子亦殷人也故謂殷為我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語錄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此言所以盛德之至也學者反覆潛玩識得聖人氣象通曰德愈盛者其心自然愈下心愈下者其辭自然愈謙惟夫子能不自聖而亦惟夫子之聖能之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

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饒氏曰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

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亡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

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二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

謙而又謙之辭也語錄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後

來記者夫却上一截只做聖人自語○熊氏曰後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此意先言默而識之聖門之學以沉潛淵默為本○通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

同得故誨人不倦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五曰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



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

學者乎黃氏曰修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通曰德必修而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夫夫如也

燕居閑暇無事之時齊氏曰居設席於地兩膝著地而以尻加跌也故孔子嘗謂曾子曰居吾語女而下文言

曾子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夫夫其色愉也胡氏曰惟

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

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着夫夫字今人燕居之時不

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着此四字字不得怠惰放

肆時亦着此四字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語錄

亦須稍嚴厲方可不然無下手處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只是燕居時如此在朝及接人時又不然○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

之上特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若太嚴厲則不可爾○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通曰此雖是形容夫夫子燕居時容色最可見夫子之心申申其容舒心廣而體胖也夫夫其色愉仁義根心而生色之粹然者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又復夢見周公復扶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

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語錄夫子夢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故

及其衰則不復○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存行周公

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有為矣蓋存道

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語錄戴少望

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張氏曰夫子夢見周



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或問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且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熊氏曰：或疑孔子之心常存行周公之道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是動物思亦動也。但無邪思夢得其正何害。通曰：只是孔子之夢亦見孔子無意必固我處大抵夢最可驗人之心。世之人有老而不能無功名之夢者其心有所執着而未化也。儻無復是心則亦無復是夢矣。

方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

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止而無他岐之感

矣語錄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一邊是死路一邊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是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

索也在是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

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語錄德者得之於心然既得之守不定亦失了須要照管不失了舊作得於身而不失今作得其道於心而不失諸書皆未及改此是通例

○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前篇是泛釋德字德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己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通曰饒氏是

見未改本後又改作得其道於心而不失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罪大理之

流行矣語錄依仁是此心常在不少有走作○饒氏曰據如據案以手據之雖略有憑藉猶未十分安穩依如靠背然全身靠在上而方

是有所倚賴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永嘉陳氏曰教之六藝

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其意生熟滋味迥別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

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

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趨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

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可以為全體之累也

此章言人之為

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

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存而

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

王氏曰文中子曰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

此所謂先後之序游藝若輕至於養一箇不違仁亦不可謂輕矣

則本末兼該内外交養日用

之間無少間

去聲

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

語錄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着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然藝亦不可不理會以此知大則道無不

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至游藝實是自本兼末。或問以先後之序言之則志道而後德

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奇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若游藝之周於外也。胡

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德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發其未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

内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實是出遊之義

如人居家有時出遊也又曰須是游於藝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為放心矣。通曰集註此章初本訓德字亦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曰得其

道於心而不失較之為政以德多其道二字蓋此德字承上文道字解下文仁字曰心德之全亦承德字解以見道德仁之名若有異實只是一理志道則趨

向之正此心惟恐外乎此理據德則持守之堅此心不失乎此理依仁則存養之熟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藝不過理之所當游亦足為養心之助爾内外交養

不可以其外先其內本末兼該亦不可以其本遺其末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

他鼎反

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東

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

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語錄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

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束脩矣然比羔鴈雞雞為薄故云至薄○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心憤然而不能自己憤有鬱遏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

啓謂開

其意發謂達其辭饒曰啓如啓戶略開之也物之有四隅

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

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

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王氏曰聖人雖急於教人亦不輕於教人○程子曰憤悱誠意

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

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

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語錄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曉但

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

○通曰天未嘗一息不以生物為事然生之必有其機培之必因其材聖人教人亦猶是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蓋舉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爾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語錄聖人不成哭了

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通曰聖人之哀未忘自不能遽改而樂猶造化陰之慘自不能遽改爲陽之舒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合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語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

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此章專在兩則字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類於用舍行藏之間如審則行如潦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使地不得已奈何聖人無不得已無不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只爲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知曰有命焉是爲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又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胡氏曰用舍無與於己在人者不必過而問也行藏安於所遇在我者未嘗不自得也○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唯子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爲邦之問槩可見矣○  
通曰用舍藏既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謂常用之未必有可行舍之未必有可藏二當就則字上看聖人不必於行用之則行不必於藏舍之則藏用舍在人而不在己三當合兩句互看狗物者用之則行舍之未必肯藏絕物者舍之則藏用之未必肯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孟子卷之七 小大 四十二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

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語錄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

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

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

不知也饒氏曰子路未暴虎馮河夫子姑抑而教之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

無意無必其行非負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

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避底人自不藏是好進底人自不藏

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

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

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

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馮氏曰子路蓋以顏淵仁而無勇然

子畏於匡顏淵後蓋有大勇存焉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胡氏曰周禮秋官條狼氏以下士為之王出入則趨走而辟去道路行者自王公以下至子男皆有職是

者焉所以謂之賤役太史公謂假令晏子尚在願為之執鞭者本此也設言

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

論語通卷四

通志堂



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

哉通曰前章集註命不足道為聖人言也此章有命焉以聖人為學者言也○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

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

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去聲富貴而不求以其在

天無可求之道也語錄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鄭氏曰聖人教人獨於貧賤富貴之中申言而明告之恐其為心害也今告之以不求容有不信告之以必不可求則其心安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

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

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通曰齊是幽明交接之際戰是國家存亡之際疾是吾身存亡之際慎也者於其際而謹其幾也○君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

耳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容有不慎之時不慎之事哉特於此三事慎之又慎故弟子記之以垂教後世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史記二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

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

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歡息之深也蓋非聖人

不足以及此輔氏曰聲謂文也情謂實也○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

通志堂

今論五口通卷四

九



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

誠之至感之深也語錄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成是九十日至九十

明為一○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豈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舛錯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豈非德盛源深固至此歟彼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替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願學而忘味之久而不自知也○通曰夫子之心本自深契乎舜之心故其聞韶也亦一乎是而不他舜之韶舜之心所寄也誠之至感之深六字最有意蓋非特見夫子聞韶樂而誠之至亦自於樂見舜之誠之至非特見夫子有感於韶之深亦見韶之所以感動夫子者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 輒胡對反

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

時孔子居衛衛人蒯瞶得罪於公而輒嫡孫當立

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吳氏曰輒之事子路以為是而冉有子貢疑以為非者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

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

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

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

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



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

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

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

年而語明矣語錄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遜國此是則彼非可知馮氏曰靈公命郕而郕以遜輒者以蒯瞶嘗為世子

故也昔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夫子夫子曰否立孫然則

世子亡而立孫禮也此冉有子貢之徒不能無疑也然輒之立非靈公命也今

靈公卒而蒯瞶入而輒者假以吾父不可復見先君於廟吾國不可以無主則

豈無郕乎委而逃之則可以兩全於君父之間矣○鏡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

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瞶則忍於抗其父矣所以集註既曰合乎天

理之正而又曰即乎人心之安是可知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通曰人心

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

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

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是夷齊不怨安則不怨怨則不

安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

理矣輒之心安乎不安乎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代**

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也君臣也人之倫也而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

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失者身而所得者君臣之義是皆脫

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伯

夷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為有功必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

**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

**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通曰欲識孔子之樂須看集註渾然天理四字惟其天也渾然故其



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陳氏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單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平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

消長上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劉忠定名安世字器之大人○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長存以人事言故可以無大過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具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

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

教人使知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胡氏曰可以不學者欲人知聖人至老而猶學也不可以易而學者欲人知聖人雖老而猶卒學也饒氏曰詩書禮樂皆是人做底若易則是性命之原天下義理皆從此出須是學到這裏方始識得詩書禮樂之所以然而縱橫泛應無毫釐之差可以無過○通曰先是皆謂夫子未作十翼如八索及左氏所述占辭枝辭蔓說所謂大過也翼易以後易始無差繆故曰無大過獨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未如夫子者當如何爾然夫子豈是少年不學易到七十方始學易但其為十翼也即是學伏羲文王周公之易爾況所謂無大過者非特翼易之後易可無過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

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不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

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

禮獨言執者以

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

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

通曰詩書執禮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有不可一日無者故常言之

集註執守誦說四字  
誦說屬知執守屬行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

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

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

伯魚學詩學禮二事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

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語錄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

如此說設若聖人便有這事他便發憤做將去○發憤忘食是始者着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也

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

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

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具有

窮乎

語錄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吾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便恐懼修省是皆吾師也聖人且如此況學者乎。馮氏曰古人之學無所往而不師不必道全德備而後師之必待其道全德備而後師之則所師者亦寡矣所謂德無常師主善惟師者也。通曰遷善改過易以為君子之益夫善益也過非益也而改過則為益然則彼之不善非吾師也改其不善則亦吾師矣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

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語錄問聖人見其勢不可言已還以理與其不可邪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吳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聖人為貴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者也自古天生聖人必命之以為億兆之主夫子雖窮在下天蓋使之主斯文豈虛生者天既生之桓魋乃欲殺之豈理也哉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托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矣。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子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興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通曰此章當與子畏於匡章同看此以德言謂天付以將聖之資也彼以文言謂天托以前聖之傳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輔氏曰資質庸下者多久之不及易得懈怠而者固無可望矣陵躡而進者亦惡保其能終乎懈怠而止者病在苦其難陵躡而進者病在忽其易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主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饒氏曰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與人只四時行百物生無非天理即此而觀即天之所以為天百物之所以生通曰此一行字即四時行

焉之行彼一行字可以見其言之此一行字可以見其欲無言之夫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語錄問文

行忠信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是先行而後文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之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識得○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修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通曰教人以學文修行知與行當俱盡教人以存忠信表與裏當俱實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名張子曰有常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錄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者也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語錄此三病皆

受於無常之前○曾氏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爾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爾為之二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言善人有恒者以

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

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

通曰集註既釋聖曰神明不則君子曰才

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德出眾又恐人以聖與君子終不可學也故引張敬夫之言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又曰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蓋人能有恒未嘗不可為善人為君子之人雖由是而至於聖人可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

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

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

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

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馮氏曰生道殺物與易之舍逆取順湯網去

王政行焉為獸魚鼈咸若矣○輔氏曰不曰聖人之心而曰仁人之本心者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雖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通曰仁人之本心即天地生生之心也其於物有不得已而殺之者而天地生生之心未嘗不存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孔子



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通曰聖人非有不知而亦非徒聞見之知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且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其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

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曰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

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

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洪如此馮氏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況童子年齒尚弱未至深染於其俗而不可轉移者乎孟子不為已甚

意蓋出於此通曰人雖習於不善其來也自有不可絕之而況童子之來聖人尤不忍遽絕之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



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語錄欲有好底有不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欲不是情欲之欲。輔氏曰仁者心之

德我固有之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通曰日月至焉之至自外而至也斯仁至矣之至非自外至也故集註曰即此而在其所謂反而求之者不過一念之間警覺而操存之爾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昭公魯

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子乎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

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蓋記於陳也。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臣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誦之語也。葉少蘊曰夫子之在陳昭夫人猶在也其曰吳孟子則魯人固不知以同姓為諱矣

巫馬期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

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

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



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馮氏曰夫子之修春秋也於孟子之歸不書夫人姬氏至自吳其死也不係之吳蓋為昭公諱也況司敗泛以為問夫子豈得專以為對使司敗再問孰為知禮則夫子當舉公之習於禮文者言之使問孟子之事則亦當有以處此矣唯其退子而進期竟以黨君為說則祇得受之以為過也○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矣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黨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通曰可以為萬世法者使夫子而直指其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非所以為法也使夫子而不自引夫已之過遂無婚姻之禮非所以為法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

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饒氏

曰與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己之自歌也○通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二我無能焉通曰集註於莫字未字上見其皆自謙之辭然必曰言行之難易緩急見得此



一文字甚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胡氏曰心德內也人道外也全與備皆極至之謂也兼內外限量而極言之為之謂為

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語錄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處誨人是箇甚

麼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

也饒氏曰不厭不倦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不能所以難學○通曰集註已

有之三字只是一誠字不厭不倦即是至誠不息聖之所以為聖仁之所以為仁誠而已矣是雖夫子不敢當夫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自有夫聖與仁之實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一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

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

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

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晁氏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馮氏

曰此章孟子蓋嘗述之子華之言對夫子言之也孟子所解則弟子他日聞而

言之也孟子言夫子不居其聖故以知易聖爾○饒氏曰或問以學不厭誨不

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

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等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

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



行去聲之辭也

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周官六辭六曰誅是也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上下謂

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文集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禱者悔過

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

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

曰丘之禱久矣

語錄程洵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

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

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

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或問禱者臣子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又曰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

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馮氏曰觀夫子答媚竈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于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通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大抵鬼神之有無不可知而人之素行官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

不得已而救時之敝也

通曰前言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敝也如此此言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敝之極也其

終必至於此固定不道人情不孫是不循天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

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胖

胡氏曰循理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求利患得患失所以憂戚○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通曰君子此心是一片康莊之地小人此心無一息休逸之時均此心也何故自役於物以至此哉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

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

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

用心之密矣抑非知<sub>去</sub>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sub>去</sub>不

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

也陳氏曰自陽根陰而言則温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温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和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也○通曰須看集註兩全體字前章全體至極是就聖

之所存上看此章全體渾然是就聖人所稟上看夫之太極也非朱夫子孰能形容之也

### 泰伯第八

####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sub>上聲</sub>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

者也三讓謂固遜也<sub>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sub>無得而

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

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

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sub>語錄</sub>



問詩云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  
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  
知是不從甚事

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

雍逃之荆蠻語錄又子君臣一也大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  
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

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馮氏曰一傳至昌而遂有  
三分天下之二再傳至昌

子發遂克商而有天下則泰伯之讓王季非以其國乃以天下也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

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

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

事之難處有甚焉者語錄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  
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明且

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且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

從事見春秋傳文集至德論語中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哲師而  
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

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王

皆處聖人之不得已○鄭氏曰讓言三又言天下大之也○陳氏曰泰伯讓國

處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

弟之變而欲全天生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皆類夷齊

而泯其迹也○通曰讓自是美德然必其讓無迹可見方謂德之至不特一讓

而至於三讓其讓也真不特以國讓而以天下讓其讓也大然天下之人無有

知之者其非德之至而何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蕙綠里反  
絞古卯反憙畏懼貌絞急切也語錄絞如繩兩頭  
絞得緊都不寬舒無禮則無節文故

有四者之弊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  
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饒氏曰恭而過則病

論語通卷四 二十四 通志堂



于夏畦者有之是之謂勞謹而過則畏自長尾者有之是之謂憊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之謂亂直而過則證又攘羊者有之是之謂絞○通曰勞與憊柔惡亂與絞剛惡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通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

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謹

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

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

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

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

於此使弟子開其衣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

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

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言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

曰終小人曰死此檀弓所載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

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



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

也况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馮氏曰身體猶知所保則凡好勇鬪狠酣酒嗜色徇利忘身以斲喪元氣不得盡其天年者皆不孝之大者也○通曰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此可見其於本心上幾於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虧欠非特能保其身體而已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

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音之也洪氏曰曾子嘗不善而云爾者所以欲敬子念其言而識之也

嘗不善而云爾者所以欲敬子念其言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錄語

信實也正顏色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

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語錄正着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色莊而已

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

理也語錄今人議論有見得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邊竹邊豆木豆

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二事而已是

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

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陳氏曰集註舊本以為修身之驗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則平時涵養之說



也今本以為修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原然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疎闊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將死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存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終始兼貫其義為長○通曰本文三斯字已足近於自然而集註則以操存省察為學者之當然初本以為修身之驗後本以為修身之要改驗

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去聲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馮氏曰周官有籩人故曰有司○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

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

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

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胡氏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倣其萬一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馮氏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皆為輩行父之執友也

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

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尹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仁之事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

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

其能而故問也○孟子自反顏子不校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自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已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才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語錄幾字者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尚



有箇人與我相對聖人便和我都無了。問從事於斯是着力否曰若着力都是知自己能自己多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顏子所為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通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

可奪可謂君子矣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

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苟息之徒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子之愛是也二者雖若並言而節為之本與疑詞也決詞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

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通曰集註始則以才與節並言末引程子之說獨以節言蓋有才者未必有德而有節即所以為德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語錄弘只是寬廣人把做度量寬容看便不得正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道理事物都着得多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

今人多做容字說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毅彊忍也胡氏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

久。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非弘不能勝其重非

毅無以致其遠語錄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見他毅處。胡氏曰惟弘然後能任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然後能道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

○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怠者無必為之志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馮氏曰記曰仁之為器重其為

道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為眾人言也此則曾子自言也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

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

陳氏曰如柳下惠是弘底人其流失之不

恭則無規矩而難立然惠却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弘而能毅也伯夷是毅底人其流失之隘陋而無以居之然夷却不念舊惡是毅而能弘也弘而能毅則和而不流而有規矩矣毅而能弘則中立不倚而有以居之矣

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

而遠到覺軒蔡氏曰朱子論仁曰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夫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

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通曰弘者心之量毅者心之力仁非心外物充此心之量即所以當此心之至重堅此心之力即所以行此仁於至遠萬善兼包此心不可有毫髮欠缺之處一息尚存此心不可有須臾間斷之時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胡氏曰如二南之二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也

其為

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

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

織悉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出記禮運○胡氏曰人之肌膚本有所會筋骸

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

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語錄

五聲十二律者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仲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餘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樂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又曰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

### 邪穢消融其查滓

胡氏曰邪穢隱惡之未去者也查滓病根之未除者也

故學者之終

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

### 得之是學之成也

語錄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草木雖是有許多却

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小大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知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而成處却是自然恁地○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王氏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此○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又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樂節至於成於樂則肌膚髓液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通曰集註於三者皆曰於是得之又總之曰大學所得之次第必先有得於詩禮然後有得於樂詩者樂所依以爲聲禮者樂所本以爲實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二學樂誦詩

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二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

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語錄這處是大學之所得如內則所云從小皆恁地學一

番了做一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



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  
故其先後之序如此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

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會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真氏曰自周衰

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詠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以為今皆無之蓋因世變而歎傷焉學者當因其高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通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人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有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語錄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父子之道為天性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君臣之義為當然○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求知也○問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不自知此是不能使之知



○饒氏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王氏曰蓋欲使之知而不可得非不使之知也集註能之一字善融化○通曰一貫之妙惟曾子早悟其言性與天道子貢晚乃得聞是則理之所以然者雖從游於孔門者猶不能使之盡知而況在下之凡民乎聖人之於民甚欲使之知而不能使之知此固所深歎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朝四暮三出莊子齊物篇狙公賦芋豈聖人之心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一也

鄭氏曰疾貧自疾也疾不仁疾人也自疾者必自為亂疾人者激之使亂疾心一生猶體之有疾未有不為害者○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力不能誅而徒疾之使無所容身則有亂而已大學所謂屏諸四夷是力能誅則誅之如舜之竄四凶是也雖欲為亂何自而為亂○通曰論語累累說貧富一事只是要人安分仲尼不為已甚未嘗於人使之無所容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語錄誇其所無是驕挾其所

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吝

或有之○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



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着事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苦聲反

愚謂驕吝雖有

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

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

驕者也語錄非驕無以為吝非吝無以為驕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如人財貨吝惜得在此獨自家有別人無便驕得他○聖人只是平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有驕吝也連他才美功業壞了況無周公之才之美而使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是餘意解者先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看此方得○胡氏曰驕之證發於外吝之證藏於內發者易見而藏者難知學者欲剪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也○陳氏曰朱子是主驕說故以吝為本根驕為枝葉若主吝說則驕亦吝之本根吝亦驕之枝葉如此看方着得下兩句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通曰本文如字使字皆是假設之辭才之美固不足以言周公也集註所以引程子之說分德與才而言大抵古人勲業皆自天理中流出天理無人之間自然無驕吝後世皆是以才氣做成故吝則挾其才為己之所有而其氣似失之歉驕則夸其才為人之所無而氣又失之盈氣有歉盈才無足觀矣

○子曰三年學子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

不易得也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欲則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

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

於穀宜不易得也齊氏曰此章當以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並觀知彼不足與議則知此之不易得○通曰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是古之學以三年為序周禮三年大比實與是古之取人以三年為期今學之三年而不志於祿則其志未易量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

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

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善守死者篤信之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

之語錄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

為善哉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

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共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

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能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

善道底事然後方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通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

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生死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

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

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饒氏曰此章若論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



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侵士之官乃是推說蓋經道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以侵右右不可以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蓋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道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

語錄既奏以文又亂以武○胡氏曰

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為風始

語錄自闕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

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辭到此處便是亂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樂

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胡氏曰論語論正樂者四語魯大師當在先此

章次之樂正又次之適齊最後蓋此章與樂正章意一也○

通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

語錄狂是好高大便要做人宜信有足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

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輔氏曰此雖是甚絕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

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馮氏曰狂者過慥慥者不及則其才已非中道矣而又反其常是無其質也此所以無足教歟○陳氏曰狂侗慥是得之於氣如此不直不愿不信習得如此○

通曰有是病而無是德是不可療之病也良醫無如之何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



其或失之也。學業者當如是也。

黃氏曰為學之勤若有所追逐然惟恐不及其用心如此猶恐果不及也始也我不及彼終也我乃不見彼其追之也如何而不竭吾力哉故君子自強而又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

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語錄此君子所以學學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通曰凡學之不咸皆且之字誤

之也學如不及如何着得一且字猶恐失之更如何着得一且字

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通曰舜禹有天下而若未嘗有天也。下此舜禹之所以為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通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爾

惟堯亦然故與之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

私列

皋陶伯益

葉氏曰舜以九官治而獨稱五人者蓋禹皋陶伯益皆禪天下之選稷契則商

周之所由興也○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契之後為殷稷之後為周益皋陶七為周益皋陶七國秦趙其後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

輔氏曰荀卿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

十

人謂周公自召公奭

音

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

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

張氏曰言能盡夫天生此民之才者也如左氏稱才必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陽山西地舜居之

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

虞之際乃盛於此

語錄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開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

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

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

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通曰此曰才難中間亦括周公之才而言上文如有周公之才非真指周公而

言也其所謂才在德之外此所謂才德寓才之中故集註於上文分德與才而言此則曰才者德之用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

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所考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

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

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

語錄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通曰自夫子以泰伯文王俱為至德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定矣天下之為君臣者定矣 或曰宜斷二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

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田微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冠也胡氏曰冕冠上版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

界備旱潦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瀆

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周禮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甚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早則瀦水潦

則世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



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

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去聲也

夫何間然之有通曰舜稱禹之克儉於此見之舜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之謂

也能儉而不能豐墨氏之儉非中矣

論語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五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語錄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於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有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

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躡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聖人或常言或不言或罕言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



與門人常言之道語二十篇言仁多矣然亦未嘗直指仁之體○通曰人多喻利不喻義故罕言利人多謂命不謂性故罕言命人多慕仁之名而不自盡其所以為仁之實故罕言仁三者之中仁未嘗罕言也獨其所以為仁者則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

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

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

矣文集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當執御矣

○馮氏曰執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垂之弓和之戈羿之射秋之奕得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無能名堯之所以為大也射御藝之末也使可成名雖執御而不辭是知道之大者無所執也無所執則無所成名也宜哉通曰太極之道非指一物所可名聖人道大德備豈一善可指而名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胡氏曰麻績麻為布也冕冠上版也謂之緇布冠者

染布為赤黑色因為名也冠者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馮氏曰顧命言麻冕自公御自大史大宗皆然蓋周制也祭統言齊之日君純冕立于阼豈



記東周之制邪或曰是商制春秋時以其省而用之

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

約語錄八十縷為一升四十抄也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深衣十五升

布似如今極細縮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

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如此○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倍

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

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

二寸爾却用二十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

也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酌解與以酬賓降階下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觀禮天子

賜齊侯昨曰伯舅無下拜小白辭下拜登受則拜乎上久矣○程子曰

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

可從也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此段不可把作文

字說乃是教人處事之法○通曰眾之儉者可從眾之泰者不可從

可從者聖人不立我不可從者聖人不失我

○子絕四母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或問絕非屏絕之絕

語錄意是私意始萌○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已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

也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

獨以意言即必期必也語錄必是期要必行固執滯也語錄固是滯而不化

我私已也語錄

我是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

我也語錄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意是絲毫

就處我是惡我是成一山嶽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

底成就處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

便必有必期之望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

固執是我做得是○胡氏曰意必在方有所作為之先故曰常在事前固我在

通志堂

論語通卷五

三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饒氏曰如予何與如命何如何

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通曰文不在茲之文即

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音泰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

宰蓋以多能為聖也馮氏曰古之人所能一藝一事而比夫子無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語錄天放縱他作聖將殆也謙

若不敢知之辭語錄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聖無不通多能

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

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

曉之語錄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

之時也如舜之耕稼陶漁無所不能者鄙人之事也君子則既任之稱治人者

也治人則不可耕且為矣故無所事其能而況於多乎此夫子所以聞之而有

是言也○輔氏曰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循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

宰曰子云吾且不試故藝



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進之語錄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技

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

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

之通曰在學者當以德觀聖人不當徒以能觀聖人在聖人惟以德教學者未嘗徒以能教學者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

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

無所不盡輔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丁之告人必發動其兩頭而盡

告之爾通曰朱子釋兩端謂本末終始上下精粗及釋中庸兩端曰小大厚薄蓋此是夫子教人之言彼是大舜取人之言舜取人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此則夫子之言竭其兩端未嘗遺其一也○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

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

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

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語錄聖人極其高大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

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為

淺近不足為不是要人尊己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着力去做孔子嘗

言如有用我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

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尹氏

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

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

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



而遺物豈聖人之言哉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者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焉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王氏曰聖人之謙辭未有無因而發此上必有說或因人譽已方承之以謙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

通曰鳳至所以表一時文治之盛圖出所以開萬世文章之祖皆斯文之瑞也故張子獨以夫子之文章言之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鼓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

盛服也

吳氏曰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

鼓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

語錄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與鼓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

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

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

誠心內外一者也

通曰常人見有喪者與不成人者豈不哀矜見有爵者亦豈不恭敬然表裏未必皆如是也聖人之心表裏一

誠仁則表裏皆仁敬則表裏皆敬集註末記尹氏誠之一字有旨哉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而歎之也

語錄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着意入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饒氏曰顏子之於聖人仰之轉見高要去用工學他及無門路可入方其仰而視之則聖人之道若在前而不可及才着意去求則又過了而聖人之道反在後○通曰或疑語錄所引中庸不可能非集註無窮盡無方體本旨殊不知朱子提出中庸二字正有深意顏子未經夫子博約以前雖欲擇乎中庸之道然其道無窮盡無方體正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也如此則其百一而已矣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

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語錄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我以禮又要向身上來無一毫不盡○問格物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物上理會克己復禮却是顏子有諸己○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覺軒蔡氏曰顏子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

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

程子曰此顏子

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語錄自堯舜以來便

是如此惟精是博文惟一是約禮○馮氏曰夫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其教人之法皆然特于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空冥昏默

者

語錄卓爾是聖人之大本於此以醇醪萬變處也○饒氏曰窈窕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远故集

註引吳氏之說以明之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真是峻絕又大



段著力不得

語錄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後從容涵養勿志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

之所預知也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

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

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

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

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

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

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

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

後三月不違之時乎語錄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

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功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馮氏曰用力既盡則見其有立卓然於心目之間非復前日堅高前後之相遠矣○饒氏曰不怠所從是救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一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卓立爾時事○通曰朱子以卓爾為大本之中南軒亦曰卓爾者其聖人之中歟蓋仰鑽瞻忽顏子欲執其所謂中而未幾及經夫子博約之誨而聖人大本之中如見於心目之間中庸曰立天下之大本此立字即是中庸立字博文即惟精約禮即惟一舜教禹以精一而後禹始能執其中夫子教顏子以博文約禮而後顏子始見其所謂中特禹行道所謂中者是無過不及已發之中顏子明道雖不明言所謂中而有立卓爾即是大本之中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任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開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

楚解反下同

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

深矣

語錄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張氏曰子路孔門之高第而所見若足之偏者蓋意有毫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爾故君子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

輔氏曰猶詩傳不顯之為顯也

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

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

死起而易箒音責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

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

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

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

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

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葉氏曰大夫之箒曾子不敢以死無臣而為有臣夫子不敢以葬○馮氏曰死生者人道之常



禮義者人道之正自古皆有死苟犯禮義則失其所以為人矣子路唯知尊其師而不知適所以誣之也○通曰天即理也無臣而為有臣理之不可誣即天之不可欺夫子平生所存無一念非天理所為無一事非天理於其沒也而為非理之葬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買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白

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

以而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

音眩玉以求售

音壽也熊氏曰此章待立與求字當玩待則道

命求則枉道以屈身此必子貢初年之問觀後來答子禽武叔叔孫則無此疑矣○通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

○子欲居九夷

馮氏曰如淮夷徐戎之類居徐州莒魯之間者非赤夷之夷風夷陽夷

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蘇氏曰公山不狃佛肸召欲往而不往也九夷欲居而不居也○馮氏曰

或者陋之不知地以人重者也舜生於諸馮箕子封於朝鮮皆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況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子志也○通曰集註以為亦乘桴浮海之意彼為假設之辭非真欲浮海也然則此亦宣真欲居夷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通志堂

論語精義

通志堂

通志堂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吳氏曰此章論詩樂古者詩樂相表裏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歌詩與今三百篇正同然十二國風皆東遷以後之詩季札所譏亦與今詩不能盡應此章所謂正所謂得所不知指何而言或曰雅頌樂聲不同正者正其聲音而使之得所也或曰謂篇章之得其所也魯頌國風與今詩次序不同儀禮歌詩與今詩篇什不同或曰詩有風雅頌而獨言雅頌者略舉也或曰周南召南乃上下通用之樂雅頌有不得為者是以獨言雅頌而不及風也文四年甯武子來聘為賦湛露不答賦此雅不得其所也三家以雍徹此頌不得其所也若是者今皆得而正之亦未必然姑記以備參考○饒氏曰雅頌不特詩不同音律亦不同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幽風亦曰幽雅亦曰幽頌蓋一詩而備三體春秋時詩與音律皆亂夫子敘而正之使雅自為雅頌自為頌故曰各得其所雅頌是古之樂章○通曰詩樂兩者分而言之樂必殘缺失次也然後有正之名詩必殘缺失次也然後有各得其所之說正樂是正其聲音正詩是正其篇次合而言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樂自相離不得正樂之聲音亦必自正

詩始非徒正詩之篇次而已也要之孔子去魯凡十四載而歸集註所謂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則亦非獨考訂其篇次而已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輔氏曰與述而篇第二章之旨同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

切矣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語錄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王夫却愈精密

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仁之至孰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他有欠闕處○通曰第七篇亦有何有於我一句彼三者以為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夫於事之卑善之小者猶以為何有於我吾嘗以為聖人之心猶太虛然於此亦可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

饒氏曰逝訓往集註却說往者來者何哉蓋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者是前面已去底來者是後面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川流之往是天之於穆不已處聖人之往是聖人純亦不已處君子之往是君子之自強不息處皆所以對越上天也

然其可指而易

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

而無毫髮之間

去聲斷也

語錄天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恣地滔滔流去又曰才

不省察便間斷○通曰天下之物無一而非道體聖人之心無一而非道心子在川上此心偶與此相契故云耳要之川流是動而易見者聖人每指動處教人集註所謂欲學者時時省察亦是教人於動處用工也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

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語錄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

見道之體爾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饒氏曰與道為體者道無體之可見自天運不已至物生不窮皆是為道做出箇體來○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舉此四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

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馮氏曰此格物之學人皆知川之逝而不知凡逝者皆如此也凡物晝作而夜息若一氣之逝則晝夜皆不息觀川之逝可見矣○齊氏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不特水也孔子偶就其身之所在指其目之所見者言爾小而觀之一息嘘而又吸而又嘘未嘗一息止也大而觀之一日晝而又夜夜而又晝未嘗一日止也又大而觀之一年暑而又寒寒而又暑未嘗一年止也是皆元氣之流轉不窮而易之所謂乾也○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指水陰陽之運人物之化事為之變日往而不窮無有止息無有間斷故聖人見水而歎之孟子所謂亟稱於水者此其一也

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通曰道體自然不息純亦不已是聖人之心自然與道為不息自強不息是學者之心當如川流之不息

又曰自漢以來儒

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

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錄語  
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又曰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又曰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有慎獨便有欲來參入便間斷了如何會有川流底意○通曰此又發出天德王道者天與人王與霸相為盛衰天德王道



是聖人純乎天理之自然慎獨是學者過人欲於將然才萌一分人欲便虧一分天理便非純乎王道可不慎哉

愚按自此至

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

德矣然民鮮能之語錄吾聞李文公之言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求之無所愛也有

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則天下之人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饒氏曰好德天理之公好色人欲之私人於人欲反真心好之於天

理却未必真心好之此與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言誠○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

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

言語錄招搖如翱翔○蘇氏曰夫子之言論語不着其所為如魯衛之政兄弟也為哀公出公發也司馬遷知之齊桓公正而不譎為哀姜發也鄒陽知之若此者非一也夫子之言將有為而發記失其傳而并失其指者為不少也可勝歎哉○通曰好是懿德本出於秉彝之性若夫好色則汨於情矣汨於

情者皆誠而出於性者反不能誠此所謂道心之微而人心之危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方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

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

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

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

不在人也馮氏曰此章乃述書語蓋三代以前無文籍故實可以引用唯聖賢之法語時人之常言第相傳爾夫子平日教人之語率

多祖述此其顯然著見者也○通曰此章當與川逝一章同看往字即是逝字止字即是舍字川之流有往無止人之心有往有止是道體本自無息而人之心自不能與道為不息也特前章川逝是喻道體之自然而舍學者所當用力之意在其中此章為山是喻人力之當然而吾之往也吾之心自與川流相似



吾之止也吾之心自與川流相反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

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

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饒氏曰時雨謂及時之雨也萬物正

時雨化之者正指顏子而言顏子天資高明純粹才聞夫子之誨便自入耳著心夫子非私於顏子羣弟子皆聞其言但資質不及所以難入集註云心解力行者惟其心解所以能力行解者散也渙然冰釋之意○通曰天地間有惰人無惰物物得時雨立見其發冒不見其惰人不如顏子聞夫子之言而亦足以發者不能如顏子之不惰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其方

進而未已也

黃氏曰知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也知逝見其止謂未見其至於聖集註則謂上章方說吾止吾進未應此章進字同而止字異故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大抵上章語之而不惰是顏子之心如川流之用力不肯如為山之未成一篑而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

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張子曰有質而不學苗而

已秀而不實者也○吳氏曰若冉有則病於畫顏子則厄於年○通曰或謂秀而不實亦指顏子而言殊不知上文是於顏子已死而追惜之此章是言學者幸不至如顏子之早死然學而不至於成者往往有如此上歎顏子之學之進此則歎學者之不能進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  
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馮氏曰後生血氣日進苟學者能與之俱進則其不已安知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若夫四十曰強血氣定也五十曰艾血氣衰也定則不進衰則有退至此而德行無所聞則止於此矣無足畏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

述此意 胡氏曰舊說以聞為聞道此說以聞為名聞於世故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尹氏曰少而不勉

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進於極乎是可畏也

張子曰有至于四十五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則夫所謂四十五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黃氏曰前兩句激厲之也後兩句戒飭之也聖人於後學拳拳如此○饒氏曰前是勉勵後是警言戒尹氏先釋後兩句如轉來釋前兩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通曰可畏於後生之時者如初昇之日有進進未已之勢也不足畏於四十五

無聞之境者如向昃之日而崦嵫之將迫也顏子年未四十已以德行聞獨不幸而早死爾年四十五而無德行之可聞者雖幸而生無足道也則亦無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

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 語錄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 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

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語錄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楊氏曰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

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



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云可也

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

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輔氏曰從法語

說異言秉彝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齊氏曰孔子嘗與回言終日不違退省其私亦足以發語之而不惰蓋獨有斯人爾此外則正言之輒從而不改婉言之輒悅而不繹蓋亦省其私而知其不足與言也。通曰愚謂其言亦有不同者伊尹是教時君聽眾言之法孔子是教學者聽聖言之法眾人遜志之言未必皆道也固當求諸非道聖人異與之言無非道也固當求之微意之所在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洪氏曰志氣之帥故以為喻。黃氏

曰以常人論之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饒氏曰三軍七千五百人有七千五百箇心匹夫只是心若三軍離心離德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吳氏曰三軍大國之賦帥軍之將也三軍至眾而強也匹夫至寡而弱也然帥在二軍之外則可奪志在匹夫之心雖殺身不可奪之勉人當勵志也。通曰自逝川而下至此凡十章皆勉人為學然學莫先於立志有志則進必如川流之不己無志則止必如為山而弗成故凡學而卒為外物所奪者無志者也三軍之帥可奪志我之帥不可奪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想里反著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者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楮作緒以綿裝衣之謂。熊氏曰緼臬著出玉藻續為繭緼為袍鄭注衣有著之稱繭今之新綿緼今之繭及舊絮疏好者



為綿惡者為絮語錄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絮著則雜用象麻以著袍也

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

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

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張子曰此未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實用力於斯乃知其未易

爾○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 歧反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李氏閔祖曰伎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

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語錄問強必伎

弱必求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便羨慕他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

復言此以警之語錄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輔氏曰子路因夫子之言而

深得其味故終身誦之此一句乃後人這書之辭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遠自以為善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

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

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

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

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馮氏曰自子路之初言之則何用不臧自

子路之後日言之則何足以臧○通曰何用不臧者稱子路之善有以異乎眾人也何足以臧者進子路之善庶幾其不異於聖人也陶鎔變化子路何幸而

得在聖人爐鞴之中哉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

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馮氏曰歲寒謂歲窮今之大寒節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彫之理

而是時松柏獨不彫則知後於眾榮之彫也○胡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通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其迹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者其心也故貫四時而不

謝氏曰士改者可以見松柏之心歷萬變而不變者可以知君子之心

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趙氏曰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事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通曰士窮而為利害動其心世亂而為事變移其心皆非周于德者也周則此心表裏一也常變一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錄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語錄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何憂之有

懼

語錄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懶怯者氣不足也○吳氏曰或問四端始仁終知勇不列焉而聖人必言勇何也曰躬行不勇則德無由進臨事不勇則恐懼奪之所以必言勇也

此學之序也語錄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通曰常人之心清時少濁時多定時少亂時多蓋不是感則是憂是懼膠膠擾擾迄無定時聖人於是教人曰惟知仁勇則可無三者之病然憂多是私憂不能憂其所當憂懼多是私懼不能懼其所當懼又皆生於心之惑故聖人教人又必以知者不惑為先集註釋之亦因其序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理足以勝私欲至於氣配道義則氣也者不過合是理而為之助爾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其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



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

與其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

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通曰右兩段是并釋此章

為信道篤不如程子以為篤志固執而不變者其說盡善楊氏釋可與權以為

知時措之宜即程子所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集註雖不引楊氏之說亦可但

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其學矣蓋古之學者只是為己雖至於可與立

可與權亦只是為己當然而然皆是己分內事此集註所以不忍捨也 洪氏

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

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永嘉陳氏曰舉易

之終事易之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末梢一句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

語也。○通曰右一段是專釋末兩句易九卦三陳九德末方露出一權字即此

章六句凡四節末方言權也且洪氏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其學七十子是也可

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閔顏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

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

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

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

識權字。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其實未嘗反經古人

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語錄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伊川說權更道

權只在經裏面。○吳氏曰所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子謂權者反於經

而後有善韓康伯謂反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

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

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語錄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

然亦是事體到那時合地地做。○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

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事常如風和日煖固好若無逆雷烈風則都早了不

可以為常。○伊川將做箇大底事物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

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

了那權字始得。○楊氏云權者經之所不及蓋經只是大綱大法正當底道理

而已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



之說故程子矯其弊而曰權只是經要之夫子分立與權而言孟子分禮與權而言則朱子所謂經與權當有辨是也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程子曰權也者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朱子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守權則守權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則分經與權說義義當守經而經固經也義當守權而權權亦經也但程子則謂權之合義即是經而朱子則謂經之與權皆當合義爾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負實有功於程子而未可以優劣之也愚於此亦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討反

唐棣郁李也語錄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是兩物而夫子所引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非小雅之常棣矣

偏晉書作翮或問偏之為翮曰非獨晉史為然角之賦所謂偏何翮翮其來遲遲說者以翮為行貌則亦以翮為偏字也

然則反亦當與翮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

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

思深遠語錄此唐棣又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得是思賢但

夫子大槩只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章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章綠漢儒合上文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所以錯了。馮氏曰古人說詩不必其本指也詩人之指謂思其人而室邇人遠爾夫子謂道不遠人思則得之故反詩人之言以明之也。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固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其怠慢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着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



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通曰詩之本百思字輕夫子引之說得思字重天地六合至遠也思之不出吾之心曾之外聖賢千古至遠也思之如在吾心目之間孟子深得夫子之意故提出此一字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其教人益深切矣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

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語錄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鄉黨一篇皆以有事時觀聖人燕居申申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葉氏曰夫子所常行雜記於禮記家語皆有所因蓋嘗是時冠而衡纒帶而襲裘與綰衣總裳易葛讀贈惟殯之類變而非古者不一先王之遺禮特於子見焉○通曰易一奇一偶所以形容太極鄉黨一動一靜所以形容夫子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理至微象至著易之所載太極之象也鄉黨所載其夫子之象也歟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又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



氣如此語錄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爾○吳氏曰恂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遠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廟宗廟朝廷皆謂魯也○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辨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并降揖讓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然亦未嘗輕言也

此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貌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魯魯雖難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晬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通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言實則訥而不放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

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為君未視朝時也○洪氏曰朝廷不此位而相與言其君未視朝之時乎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按夫子初仕為中都宰由宰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皆上大夫也則上大夫其同列也下大夫在已下者○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語錄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之義理之正又曰和說終不成一句放倒了到合當辯處須辯始得○陳氏曰先言和說後言諍和說者事上順也諍則不說隨矣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踧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通志堂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

貌輔氏曰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張子

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

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

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問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通曰前一節是在廟與在朝時言此一節獨記在朝時言然而君未視朝時則不能不言而與上大夫言有不同君既視朝則又不敢言如下文過君之虛位則言又有似不足者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 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音壁與 盤同

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檐赤 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語錄古者擯介之禮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日擯以下列兩行行末

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間之賓○饒氏曰行禮之日賓次于大門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所以不用命數之全者禮下于賓以示謙也每擯相去三丈六尺其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

手語錄揖右人傳命出揖左人傳命入檐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

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

語錄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此一節

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也趨也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

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洪氏曰揖者擯之初趨者擯之中退者擯之終復命則禮成而君休矣此皆禮文之舊而勃如躩如禮如則唯夫子為然。陳用之曰勃如則色容不特莊而已躩如則足容不特重而已禮如則手容不特恭而已。通曰始則敬君命末則紓君敬始終知有君也前四如字夫子接賓之禮末一必字夫子循古者送賓之禮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闕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楹

除庚反闕

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也

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或問中門

之說曰疏門中有闕兩旁有楹中門謂楹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語錄楹如今衮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當楹闕之間為君位。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中乃君出入之所闕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礮當兩門中臣傍闕右邊出此右字自內出而言。胡氏曰中門右扉之中也君出入則由右扉闕之中故亦謂之中也。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也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此常禮也

賞尊行履闕則不恪

克各反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

丙音

之間人君宁

貯音

立之處所謂

宁也

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語錄如今廳門之外屏門之內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屏者乃門間華蓋也今殿門亦如之。古者朝會君臣皆立。胡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

攝搯驅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搯衣使去

地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音迭失容也語錄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或

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執而巳笏則攝之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一階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屏藏也息

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通曰氣容肅出玉藻注曰似不息此則於似不

息註曰氣容肅其下語之精也如此

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

也遲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

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蹠蹠敬之餘也胡氏曰初則身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此一節

少放矣而蹠蹠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也可知矣

記孔子在朝之容黃氏曰此章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

堂升堂如執圭故躬皆鞠如也復其位如君在故皆蹠蹠如也過位如使擯故色皆勃如也足皆躍如也沒階亦如使擯故趨皆翼如也非夫子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孰能與於此○通曰此記夫子之在朝一入一出其敬如此入則過位升堂出則下階復位入而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兩不字其為敬也士大夫之所同八如字兩似字其為敬也夫子之所獨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蹠蹠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為為敬之至末以為為敬之餘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蹠蹠如有循勝平聲蹠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



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語錄圭自是贊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

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

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

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馮氏曰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

色戰而色懼也吳氏曰戰色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

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

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

曰發氣滿容詳見聘禮篇○語錄聘但以至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

信有庭實以將意

比聘時漸紓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

陳用之曰享致其禮私覲致其情則尚和矣太實主

於君則有私覲於卿大夫則有私面私覲則有束錦乘馬而私面如之司儀亦言私面私獻此不言私面為君故也言享則知私覲之有獻言私覲則知享之

為公互相備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

魯至十二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

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晁氏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語錄

問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命○馮氏曰據左氏史遷之所載恐不

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焉得而疑之○通曰此一節亦是聘享之容而

集註曰為君聘之禮蓋所記皆禮之所載也聘為重享次之覲又次之禮有序也聘則敬之至享與覲則和之至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



○君子不以紺緹飾

紺古暗反 緹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

側皆反

服也緹絳色三

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語錄紺即今深底鴉青色揚淨也絳淡紅色齊服用絳三年之

喪既背而練其服以緹為飾。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緹緣古註誤以緹為緹疑當闕。葉氏曰凡衣裳冠帶鞞屨皆有緣緣飾也或以青或以素或以緹或以纁或以丹朱或以玄黑紺緹不與焉夫子所以謹之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

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或問色有正間曰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

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駟此五方之間色也。語錄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易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褶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

著暑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

蒙彼絺綌是也

馮氏曰絺文從希言其細也綌文從浴少自言出浴所被乃其粗也綌之作服絺居其一蓋桑土未盡蠶此其真

於鳥夷之布服故以為其真至周而文亦暑但可以為褻服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謂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

裘欲其相稱

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麕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玉藻云麕裘絞衣

為紫衫皆戎服也。陳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某註有微意焉



楊之羔裘緇衣楊之狐裘黃衣楊之古禮然也○  
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必加衣以覆之

藝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上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

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

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

類相從而藝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馮氏曰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從古

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  
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音攜礪之屬亦皆佩也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

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

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

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

礪小鐻金燧右佩玦捍管帶大鐻木燧鐻貌如錐以象骨為之礪礪者也皆所以

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在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襜音瑱積音積而旁

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音咨倍要則無襜積而

有殺縫矣文集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襜積即是摺處○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如帷也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



之兩旁為鑿積即今衣摺也。○吳氏曰殺邪裁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朝也孔氏在魯致仕時如此

李氏曰周官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

因吉禮以別凶軍賓嘉爾所謂吉月也。○吳氏曰吉月正月也凡事先吉後凶是非善惡皆然故謂正月為吉月猶言朝日為吉日也此自衛反魯以後事為司寇則有常朝而不必言矣。○葉氏曰吉月未有不朝服而朝者記此謂季康子也禮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曾子問於夫子曰禮乎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朝然後服之視朝若此者禮也。故曰國家失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

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由禮非特孔子事也

通曰篇首

之此又以君子字發之疑不獨言夫子事蓋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章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

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然則此節之首特以君子二字更端而言之豈無意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

之陳用之曰齊所以致精明之德而防其邪物於外故不御於內不聽樂不弔不宿不飲酒不膳葷喪者刑者則不見苟虛苟動則不為然後可交於神明

也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馮氏曰古者取水火於日月以奉祭祀亦謂之明水火士喪禮亦有明衣蓋君子齊終之意

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語錄不茹葷是不食五辛

又曰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吳氏曰祭義曰散齊於外致齊於內檀弓曰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既內齊其思慮又變食遷坐致嚴於外者皆懼昏擾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



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馮氏曰上半章衣服也下半章飲食也故記者繫之飲食之間以從其類云

通曰集註不曰謹齊之禮而曰謹齊之事蓋禮有致齊散齊齊字自包禮字古謂祭曰有事故集註以為謹齊之事有明衣布與夫變食遷坐皆可以事言不可便以禮言況前一節兼用不字必字此一節純用必字後一節純用不字必如是則必合乎天理之正不如是則不狗乎人欲之私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

通曰鑿通作藥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又九章等法云粟五十為糲三十糲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

十一皆三之一也

牛羊與魚之腥

直涉反與牒同縷切也

而切之為膾食精

則能養人膾麇則能害人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餲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

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

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吳氏曰餲自內出如人飢餲敗自外入如敗壞物者先外而後內也臭氣也色惡臭

惡廣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非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

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善其質美與此暗

合也

許氏曰斷葱以寸切肉必方凡所視之物欲其正者欲自目而養其心也○竟軒蔡氏曰按邢氏曰割不正不食者解析牲體肩脅臂膈之屬

禮有正數若解不得其正則不食也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



不備也

語錄將曹非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之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周禮膳夫醬

百有二十齋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則宜用芥醬食濡魚則用卵醬食糜腥濡雞濡鰓則用醯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馮氏曰醫家書曰醬除熱止煩多必用醬魚膾芥醬麩腥醯醬之類是也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權故不

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

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澹洽而已可也

馮氏曰以天產作陰德故肉養血也以地產作陽德故食養氣也血氣和平而後身安食雖少肉雖多不嗜味而使之勝也○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不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啻康子之藥

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按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昨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無他當食而  
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  
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  
曾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靜默非言時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不作必。古人飲食毋種各出少許置  
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

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為必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  
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通曰瓜字本齊論禮瓜祭上環而集註不  
從者雖蔬食菜羹必祭則他無不祭可知固不止於瓜之一物也上一節論夫  
子之齊故純用必字此一節論夫之飲食純用不字而未獨下兩必字者通  
上文齊祭而言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  
多食無非是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  
都是逆天理。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馮氏  
曰記其飲食之節如此也聖人從容中道誠敬兩盡而元氣不傷有養生之理  
焉盡其道而不壽者未之有也後世棄禮不由而傷生  
者多矣乃從事於方技醫家求以養生焉不學故也

謝氏曰聖人飲  
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  
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  
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或問此章列女傳言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亦此意也○葉少蘊曰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謂跪也○通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可知矣須看謝氏心安於正四字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讀作放想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

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

誠敬也

吳氏曰月令季春仲秋季冬言儺周禮方相氏掌之古人察於陰陽鬼神之故非後儒可及儒者既不能明則邪說之誣流俗之妄又何

怪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錄語

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馮氏曰禮鄉人禘夫子朝服而立於阼階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禘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禘儺通稱也儺與蜡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于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此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通曰此與首一節皆記夫子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語錄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通曰



此再拜於使者之後使者不見也他邦之人不見也夫子之敬每致嚴於人所不見之時故使人於他邦雖其人之不見亦如見之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或問范氏之說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

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

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吳氏曰藥或有毒修治不

謹皆害人今所饋豈藥物邪抑造成者邪藥物尚可訪諸工而用之造成者雖工不辨也受而棄之孰若直告而辭乎觀此章則成藥不可饋人沽酒市脯聖

人尚不食況藥乎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通曰須看集註一誠字問人於他邦

其人不見而敬之如親見敬也誠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敬也不敢嘗而直告之亦誠也與人交而敬人或可勉敬而誠惟夫子能之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理當如此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視教此夫子家廐也雜記家語皆載

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矣路馬則又重矣○通曰不問馬與拒其掌三字門人因夫子之言而申明之聖人容貌辭氣無非天理貴人賤畜亦

天理也故集註曰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

食恐或餒音後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

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

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饒氏曰君賜腥固當熟而薦之君賜熟亦當先



以奉親夫子先嘗已孤故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謂朝食也殺牲盛饌曰舉膳夫授祭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品嘗食

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

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吳氏曰君父將食臣子必先嘗之忠孝之道也王藻

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先飯遍嘗羞飲而俟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王藻又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而先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徒我父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

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

有疾而君視之乎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疾病不能支吾然後可以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馮氏曰禮凡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在宮不俟履在外不

俟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齊氏曰當食之時席不必正而猶正入廟之時事不必問而猶問凡皆以盡吾禮爾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既以義合而其死也無父族

無母族無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之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即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

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瘞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不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輔氏曰朋友雖有通財之義然

貴之以施者之不可吝其意道開之以受者之不當拜其意深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

親也洪氏曰車馬雖盛為己故也祭肉雖微為其祖考故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

義通曰此一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之難莫重於死當殯而殯受不

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

非惡去聲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

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

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

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甚惡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去聲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張氏曰狎

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者之所天也出漢善鄒食其傳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

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胡氏曰變色而作以禮非以饌因禮所以行吾敬因饌則動於欲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也列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

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王氏曰迅雷風烈天

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此一節記孔子容

貌之變 通曰第二節踧踖與與略言在朝之容第三節為君擯相之容夫

五節為君聘於鄰國之容通此四節此一節記容貌之變於夫子平居時見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

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

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陳

之曰此周官道右所謂申儀也正立執綏不親指手之儀也不內顧首之儀也不疾言口之儀也此一節記孔子升

車之容 通曰前一節式凶服負版者已是在車之容特容之變者也此曰

以似不能言便言終之以不疾言門人非惟善記夫子之動亦可謂善記夫子之言者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 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



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  
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  
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且如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緲  
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  
澤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  
禮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之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

然此上下

必有闕文矣

胡氏曰上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闕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與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  
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  
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臭古聞  
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

俟知者

邢氏名昂濟陰人○饒氏曰山梁是山脊之隆起如梁之狀者山之高處也雌雉陰類也以雌雉而居山梁飛啄自如猶小人在

高位得行其志時實使之然也夫子因見而有所感故發此嘆子路不達其意乃取而供之夫子以其非已意故不食而起猶三嗅者聖人寬洪容與不直拒人也上言色舉翔集以喻君子之去就此語以喻小人之得時故門人以類記云○通曰夫子嘗曰闕疑闕殆又曰及史之闕文集註曰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今學者往往強為之說是欲求加於夫子與朱子矣通其所不通而謂之通可乎按鄉黨一篇事節雖多然答而觀之見聖人由中而見乎外者無一非敬無一非誠而無一不止乎至善之則曰敬曰誠曰則又一篇之要也欲學聖人者宜盡心焉

論語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